

寫·特·地·戰·滬·淞

來歸綫前

著·等·仁·聚·曹·若·妹·郭



鳥 特 地 職 滬 淞

來 歸 綫 前

著 等 仁 聚 曹 • 若 沫 郭

版 出 月 一 十 年 六 廿

★前綫歸來★

每冊國幣一角五分

版初月一十年六廿

出版者	發行	經售處	分售處
民光書店	民光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各大書店

前綫歸來目次

目	次
前綫帶來的消息	一
前綫視察記	三
前綫雜寫	五
關北敵軍的陣綫	八
興奮的消息	一〇
救護傷兵目擊記	一三
到浦東去來	一六
羅店喋血殲敵記	二三
一個回憶	二六
黑夜到前方	二八

羅店戰場憑吊·····	三一
羊腸小道的戰綫·····	三三
前綫歸來·····	三五
戰地的一夜·····	四五
羅店爭奪戰·····	四九
血戰東林寺·····	五四
到總司令部去·····	五七
戰地歷險記·····	六〇
戰地去來記·····	六四
我的消息·····	六九
戰地隨筆·····	七二

前綫帶來的消息

十八日晨六時。我和潘公展、吳開先、汪曼雲君一行四人。駛往前綫。代表市黨部去勞軍。車過眞茹。遙見東南學院員生所編的救護隊。攔住去路。說敵機五時半往炸東南。投彈十餘。重傷四人。校舍全燬。他們要求把一位輕傷的醫生和大批藥品帶往某處。並囑給某處報信。速派救護車前去救傷。我們一一照辦。到了某處。通過四個機關。見過五位職員。方才找到張司令文伯的辦公處。張司令告訴我們六日來作戰的大略情形。他說我軍犧牲精神。遠勝於敵軍。而敵軍傷亡人數。反多於我軍約二倍半至三倍以上。此之謂置諸死地而後生。人人抱必死之心。所以才能殺出一條生路。張司令對戰事前途。非常樂觀。他說。日本無論來多少援軍。絕無制勝的可能。但因虹口楊樹浦一帶工事堅固。進攻需相當時間。并須拚極大的犧牲。因爲日本在一二八以後。已經把虹口楊樹浦一帶築成要塞一樣的堅固了。關於浦東方面。張司令說。我軍有火力極強的大炮。堪與射程廿五公里的日軍大炮一拚。所以亦無問題。關於瀏河到江陰一帶的防務。張司令說。我們極願和敵軍在瀏河等處作戰。因爲敵人在那邊沒有炮兵陣地。坦克車又不能登陸。海軍大炮又因敵軍上陸。不好隨便濫轟。而且他們對於地利又沒有像虹口一樣的熟悉。我軍以逸待勞。定可一鼓而

殲。我們說。上海市民極願動員人力物力。以爲抗敵將士作後援。但多不知應該如何努力。我們接着列舉幾個問題。請張司令指教。他說。人員與物質。政府本來都有相當準備。但因戰事擴大與延長。自然需要各方輔助。現在最需要者爲麻袋。因爲官兵無論前進或後退。都要帶着麻袋。以便隨時裝成砂袋。其次爲運輸器材。如汽車。汽油。機器腳踏車和自由車（腳踏車）等。再次爲通訊器材。如電話電線等。至於人力。張司令說。暫時還不十分需要。人民如能在生產本位上努力工作。也可說是參加了戰事。張司令並說。司令部方面有一個後方人民戰事服務辦法。可以參攷。我們還說到了如何疏通上海的居民問題。張司令說。他已接到我們的電報。他希望在不妨礙軍事的條件下。從速恢復上海和內地的交通。他已交參謀處研究一個兩全的方法。不久就可決定。我們和張司令談了三四十分鐘。就辭別張司令去見楊司令和童參謀長。他們也告訴我們許多戰事的消息。我們在分別時。彼此都有依依不捨的樣子。楊司令並叮囑我們要留心飛機擲彈。歸途中果然遇見了兩架敵機。我們一連三次避入樹下。幸免於難。回到上海。知道方才追逐我們的飛機。曾經放鎗擊傷後援會慰勞車上一個童子軍。各位知道。我們的慰勞車是毫無抵抗的。所以敵機飛得很低。投彈之外。還放機關鎗。然而僅能擊傷我們一人。足見敵機也沒有人們想像那樣可怕了。

前綫視察記

是新秋天氣。空中沒有朵雲。太陽光的炎威蒸逼着。大約是下午三點鐘光景。前方正當戰雲瀰漫。火燄蔽天之際。記者到火綫上去。現在就將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讀者。

過舢板廠橋。車向東北繞中山路疾馳。沿途守望的士兵。他們對於經過的車輛。都非常注意。大約三十餘分鐘。過了小橋。朝東拐過一個灣。車子被士兵們攔住。他們說「車子不能過橋。因為這裏離開前綫不到一千公尺。敵人看見車輛。就要用砲轟射。很危險的。」我們便下車過橋。士兵們的態度。都非常鎮定。有的正躺在地上休息。有的很閒逸的輕輕的唱着軍歌。遇到飛機空襲的時候。他們都便躲到屋子裏去。或野草中。我在一個草棚裏。躲避飛機。一位團長很和氣。判指導我怎樣用望遠鏡。怎樣的別敵機。正談話間。剛巧有一個兵士進來報告前綫戰況。我們的談話。遂被打斷。一同走上前綫。有兩個兵士引路。我們排成一隊。向前緩步走。大約走了二十分鐘的模樣。遙望前面一百米地方。有兩個傷兵在那裏匍匐。滿面污泥。口中仍不斷的叫喊殺敵。後來救護隊來了。纔把他們扛走。我就在那裏蹲伏着。這時槍聲稀疏。人無動靜。我覺得奇怪。就問那領

路的兵士是什麼原因。他回答說：「我們衝鋒都在夜裏。白天戰事不能推進。只是點綴而已。你要衝鋒嗎。不妨在這裏暫住一宵。我們團部裏可以睡覺呢。那裏有三所民房。西邊一所裏。血跡斑斑。大概是會一度停放過受傷的士兵。但現在戰地上死傷的人極不多睹。」

回到第三條防線時。看見柳營路河畔。停着一隻小船。船裏裝着四隻棺材。正要去掩埋。一會兒。看見兩個漢奸。從司令部綁出來。執行槍決。據說。這兩個漢奸。是用白色旗子。指示敵機轟炸我方陣地。罪孽深重。死有餘辜。

在閘北戰區內。大概還剩十分之一的老百姓。他們多數和兵士們住在一塊兒。受軍隊的感化。對於國家觀念很深。雖然時時刻刻聽見槍砲聲。但一點不驚惶。有一位老百姓對記者說：「國家給東洋人欺侮到這地步。我們還怕死嗎。無論男的女的。照樣安然過着生活。態度和兵士們同樣鎮定。每個人具有同仇敵愾的心理。這種激昂的情緒。誰都覺得興奮的。」

五點半鐘。我們登車回來。行經譚家橋。中山路底。普善路附近。忽來敵機九架。把車子包圍。我們趕快停車向草堆裏。散開亂鑽。避免機關槍掃射。忽聽轟轟四響。距停車二里許的民房。都中彈起火。我們見敵機飛去了。便一個個跑擁來。登車前駛。這樣槍林彈雨中的生活。真使人感覺興奮有趣呢。

(時事新報)——記者

前方雜寫

滬東滬北方面。這幾天正有無數健兒們。不惜把沸騰着的熱血。噴射到敵人最後的陣地上去。狂亂的敵機的轟炸。盲目的敵炮的遙射。雖是敵軍施與我們的最大的威脅。然而我軍還是毫不顧忌地挺進。在捷報頻傳聲中。記者很興奮地趕到前方去訪問。

一二八的情景。重現在目前。頭頂上的軋軋機聲。轟隆隆的爆炸聲。時時貫入每個人的耳鼓。在敵人的幻想中。以為就此可以把我們民衆和健兒嚇得手足無措。一二八的經驗。已證明只是敵人的幻想罷了。當記者到了某地鐵路線以東。硝烟充滿在週遭。轟隆的聲浪愈迫愈近。和藹可親的武裝同胞們橫持着上刺的鎗向我們招呼着說。『那裏去等一會兒吧。』看他的神情。似乎還是很優閑的。接着三兩個農民負着菜擔。半低着頭一步一步的挑來。他們似乎也沒有聽到什麼恐怖的聲響。武裝同志也照樣招呼他們說。『等一會吧。』於是我們幾個人……農民武裝同志和我們閑談起來。農民們說。『這幾天因為交通不便。挑賣小菜比較費力。但朝出晚歸。勞動慣了。也不覺得什麼。』武裝同志們又問我們。『你們今天從上海來嗎。上海的消息怎樣。』過了五

分鐘。我們又向前行進。

在×××路上我們又遇見十多個少壯農民。他們都負着重擔。走了一會。休息一會。他們都是雇夫嗎。我自己下意識地疑問着。偶然找不到途徑。上前向他們叩問。他們指示着說。『往那邊去是×家浜拐灣是×家宅。』我們表示着感謝。對他們說『你們都很吃力罷。』『沒有什麼。閉着沒事。幫幫忙也是應該的。』農民們回答着說。

我們前進。已不知過了幾多里路。武裝同志深知我們摸索的困難。領導我們前進。××司令部副官處科長先見到我們。他又領導我們到××處去。

劉處長史科長都很和悅地出來接見。問我們怎樣來。我們道出來意後。史科長先談戰爭的要點。『我們從開始以來。總是處在主動的地位。我們應付敵軍的方法。有時是消極的。有時是積極的。關於這些也不明白宣說。我們不用誇大。這幾天事實的表現證明我們已進展到租界以內了。』劉處長在旁畫一張簡明戰線圖。指示着說。『這是匯山碼頭。那是滬江大學。這是虹口公園。那是日陸戰隊司令部。』從這圖看來我軍已顯然佔着優勢。『這和一二八戰線圖比較是大不相同了。』

『一二八時。我軍力量較弱。不敷分配。因此市中心區引翔港。均劃在防線以外。不久江灣淪

陷。幸我十九路軍將士用命。廟行曹家橋兩次大戰。獲勝以後。敵軍不敢再向閘北吳淞進窺了。現在敵軍東路陣地已退却到滬江大學至百老匯路口一帶。北路陣地則在八字橋以東至虹口公園一帶。範圍日蹙。不過敵軍陣地內。多是高大的建築物。像百老匯路一帶的大棧房大廠房都是敵軍的掩護物。這些對於巷戰具有相當的阻礙。敵軍目下尙能頑強作最後的抵抗者。也就憑藉這些建築。然而無論如何。解決敵軍只是時間問題而已。我們互相談論着。

近午在歸滬途中。又遇敵機轟炸。我於是回憶起一二八時區壽年師長的解說。飛機只能騷擾。不能佔領土地。」（新聞報）——勞——

閘北敵軍的陣綫

一二八事變以後。虹口和接近虹口的閘北一部份土地。成爲敵軍的警戒地帶。黃陸路的陸戰隊本部。花園街的六三花園。和灘屋啤酒廠。八字橋南轉角的叢林。水電路廣中路的所謂警戒線。公園靶子場的假設陣地。都是敵軍在虹口區域的根據地。

一二八以前。日陸戰隊司令鹽澤。對我軍的威力估計得很低。他們的大本營乃是一座普通的大洋房。他們的作戰工具。不過六千餘名。一二八之夜。我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原可一舉衝破他們的大本營。解決他們的根據地。只因我方過份顧慮着租界的安全。敵人遂得由虹口進展到江灣。進展到市中心。金澤師團還可以有時間從容地渡過日本海來參加作戰。

戰爭的結果。敵軍也知道自己陣地工事之薄弱。和平協定甫經簽字。就把陸戰隊本部的洋房。改造成一座堅固的堡壘。這一座堡壘。大門沿着北四川路。邊門旁着黃陸路。後背臨着天通庵車站。在黃陸路和寶樂安路的轉角上。原是虹口游泳池的所在地。後來也給日方收買。改造成一所陸戰隊病院。

這幾天經過我軍炮擊之後。日陸戰隊本部的秘密軍事設施。已漸漸暴露出來。牆垣和屋頂

多是用厚鋼板砌成的。屋內的所謂地下室。實際乃是一條近代化的戰壕。貫通到開北區域的六三花園。他們的軍事工程雖很鞏固。可是滬東我軍進展以後。已予以間接的重創。

粵東中學經我軍收復之後。廣中路水電路的所謂警戒線。業已完全切斷。寶山路我軍越過了橫浜橋。六三花園和陸戰隊本部的聯絡線已感受着威脅。橫浜河一帶之敵軍陣線。隨時有搖動之可能。八字橋方面的敵軍。在這時。只是擔負着消極防守的任務。

虹口公園在一二八時是敵軍的炮兵陣地。韓國壯士尹奉先曾在這裏投下一個巨彈。炸死了白川。炸傷了重光和植田。現在這一個假設陣地。已在我軍半包圍之中。但敵軍藉着陸戰隊本部的掩護。還可以在這裏作頑強的抵抗。六三花園位於敵軍警戒線外圍的中心點。灘屋啤酒廠位於警戒線外圍的終點。八字橋轉角的叢林中。也有秘密的軍事設施。這三處形成三角形的連絡線。

一二八時敵軍猛撲八字橋。徒然遭受到生命和軍火的損失。這一個教訓。使敵軍不敢在這方面蠢然妄動。一二八的路線。雖然存在。然而在這時敵人已摸不着頭腦。只有靠着燃燒彈大炮和飛機。肆意騷擾。而所得結果。還是摸不着頭腦。這就是我軍的最有效的威力。這樣持久下去。定可以使敵軍坐而待斃。

興奮的消息

「在後方的人民，每天總是仰盼着興奮的消息。到前方去的我們，也每每希望獲得興奮的消息。這是一般人之常情。

然而興奮的消息，並不是在短時期內所能仰盼到的。我們須知，這一次戰爭是全面持久的。民族解放戰爭，上海戰爭是全面戰爭的一面。只要全面陣線維持得鞏固，敵人奈何我不得。一年二年三年四年的維持下去，那就是真正的勝利。

「近代戰爭都是持久的戰爭。歐戰維持到四年，才有急轉直下的結局。滿佈着國際關係的西班牙戰爭，經過了一週年，還是持續下去。在長期戰爭的初期，前方的健兒，自必不斷的以血肉去作有代價的犧牲。後方的民衆，至少應該不逃避現實。積極的冒着艱險去開闢生產的新途徑。消極的也該忍痛維持原有的生產工作。一己的生活享受，先須減低到最低限度。把有餘的人力物力補充到前方去。這樣才可以振起民族精神。作久長的戰爭。」

以上都是個人到前方去後的感想。我覺得目前的問題是在後方，而前方的情況，在表面上

是很平凡的。以火線上的將士們而言。他們已完全忘却了自己。溜霰彈在頭頂上轟發。他們却不慌不忙地擋着機關鎗伺候着。十餘架敵機在頭頂上盤旋爆炸。他們只是沉靜地觀望着。長官的挺進命令下來了。他們全都衝上前去。公大第一廠的佔領。愛國女校陣地的奪獲。也只是平凡的消息。

前方雖是充滿着硝烟。誰也料想不到還有無數勇敢的小市民。會伴隨將士們度着艱苦的生活。小小的店鋪仍半開着門應市。油炸熇攤的生涯還是不惡。偶然來了敵機。偶然在附近毀了幾間矮屋。他們似乎是很麻木的樣子。他們不怨天不尤人。埋頭做着個人應做的工作。這一般小市民看來並沒有受過怎樣高深的教育。然而他們已完全忘却了自己。實行着非常時期的部隊的生產工作。

戰區內還有值得稱道的事跡。在某地的高大校舍被炸時。會有兩個學生罹難殞命。而死守不肯捨去的尚有若干人。他們確是具有上「最後一課」的精神。

小市民們學生們。他們正在戰區內間接地幫同將士們作戰。前方的情況是很平凡的。後方的人民。假如只知仰盼着興奮的消息。而沒有間接作戰的行動。則全面陣線是否有搖動的危險。是否有持久的可能。還是一個疑問。

大炮隆隆在響。後方民衆應該趕速動員。鞏固全般陣線的力量。這樣。一年兩年三年之後才可仰盼到興奮的消息。（新聞報）——勞——

救護傷兵目擊記

起了一個大清早。帶着一腔興奮的情緒。搭着僧衆救護車。上前線去視察一下。當時我感到莫明的欣悅。只知誦經拜懺。修來生的僧衆。也有民族觀念。冒着砲火上火線去救護傷兵。這是數千年沒有的奇蹟。未出發前僧衆先排了隊伍。四五十個光頭。怪英武的操練着。據說他們只受了二個月公民訓練。他們的指導妙性幹事和林隊長過去曾在軍隊裏服務過。一二八之役。也會和倭奴在疆場上廝殺過。僧衆救護隊有那樣勇敢的犧牲精神。也不是偶然的。

出發後從海格路前進。沿途英兵檢查得很嚴格。但市況不十分蕭條。車子開入華界到虹橋。情境突然嚴肅壯穆起來。負槍實彈的警士。雄糾糾氣昂昂地指揮着交通。一條長不到半里的石子路。計數着有二十多個炸彈洞。犧牲在無情炸彈下的人民。當然是很多的。我們應該記住。日本鬼子是我們唯一的仇敵。他強佔我們的土地。殺戮我們的同胞。我們和他們的仇恨。海水也洗不清的。虹橋一帶市況還好。兩旁攤頭排得密密地。不過顧客並不擁擠。也許是時候還早吧。

車子經過宮殿似的學府。這是光華大學。現在成爲闖無人跡的古剎了。昔日活躍的朝氣。不

知那天才能重新昇騰。映入眼簾的全是堆得高高的堡壘似的沙包。過了中山路的大夏大學。漸漸地荒涼了。轉入普善路那條狹隘高低不平的街道。突然上面軋軋地響起來。不必說那可惡的日本飛機已把救護車做目的物了。這時不得不感謝那位胆大心細的司機了。他仍很鎮靜駕駛着。很平穩的前進。脫離了險境。不然車子很有開到兩旁的小河中。去洗澡的危險。

到潭家橋畔有二個傷兵。四個和尚跳下救護車用擔架把傷兵抬上車。侍役馬上把麵包分給他們充飢。也許這二位鬥士受傷少重的原故。經不起顛盪。所以要求司機把車開得遲緩些。記者爲了職務。很想請他們告訴我一些前線真實的消息。結果終於沒有開口。實在的他們傷勢是很利害的。

車子經過澎湖。兩旁民房東倒西歪。破敗不堪。沿途破磚斷瓦。垃圾滿地。狼藉不堪。行人稀少。得幾乎沒有。靜得像走進了墟墓。車子又過去一段路。經過一間酒店模樣的屋子前。見有二三十個戰士隨意的散坐着。二個黑布包頭的中年鄉下婦女。忙着替戰士煮點心。當時我很想跳下車去。和這二位勇敢的可欽佩的女子去談談。以表我敬慕之意。可是車上有那麼多的站在民族戰鬥最前線。爲民族爭光榮而受傷的將士。他們希望早一分鐘到醫院。可以早一分鐘避除痛苦。早一分痊愈。可以早一分重上前線。所以我終於沒有說出口來。我不願我的自私來增加戰士的

痛苦。

再向前開。已是林家花園。據說不能前進了。就伴着二三十個受傷將士。趕了回來。

到了傷兵醫院。一個輕傷的勇士很興奮的對林隊長說。『不是我們連長一定要叫我們到後方來休息的話。他媽的。我還要多殺幾個日本鬼子。我記得我刺倒了二十幾個敵人的時候。實在太力乏了。所以衝上去。不提防給日本鬼子打中一彈。站不住倒了下去。後來給抬回了隊伍。雖然我極力的說這些輕傷不要緊。仍可以作戰的。但終於給救護到這兒來休養了。官長的命令我們只有服從的。我希望我的傷早些好。可以早些上火線去殺光日本鬼子。』這位勇士年紀青青的。不過二十多歲。說話時更有精神的。說完後才靜默下來。

前線作戰勇士們所受的傷雖是不同的。但他們都是爲保衛中華民族而受傷。是光榮的偉大的神聖的。祝福你們勇敢的戰士們。傷勢早日痊愈。（時事新報）——記者——

到浦東去來

—

汽車在公路上跑着。沿途多有軍事的設備。砂囊的堆積。代替鐵蒺藜的樹枝的縱橫。那樹枝是臨時從路旁的雜樹斫伐下來的。但樹葉早已枯了。那提醒我們。戰事自發動以來已經經過了十天。

沿途隔不多遠便有站崗的兵。但汽車頭是張貼着有「滬警車輛通行證」的。絲毫也沒有阻礙。汽車以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速度奔馳着。

路旁綠色的田地。在烈日光中雖然有點倦容。然而依然是帶着和平的風貌的。農人担着農具在路上走。水牛拉着水車在草棚裏轉。清風不斷地從車窗孔襲來。那是上海市上所不能有的風。

同車的 Y 君說。敵人的飛機該不會投落炸彈下來吧。

另一 Y 君說。那可保不定。

然而天上是沒有飛機的，地上也不見有落過炸彈的痕跡。

跑到了黃浦江邊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有一批人要往前線去慰勞，須得等着他們一同渡江。

渡口是一個小市。（地名我在這兒却不便寫出。）臨江的街邊多飼着一些白毛豬，被圍在竹欄裏，有些豬四蹄被綁，安靜地睡在石面地上，沒有竹欄，臭氣在和風作頑強的抵抗，更有蒼蠅作後援。

等了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慰勞隊的人分乘着兩部汽車來了。另一某君告我，裏面有杜月笙、錢新之、宋子良、吳開先諸人。

渡船尾上插着一枝小白旗，寫着「擺渡第十一號，船主王柏亭。」

江水呈着沉悶的灰黃面孔。

渡江又分乘了三部汽車，有一部渾身塗了泥，和黃浦江邊的肥豬色相彷彿，自然是避免敵人的烟幕。

又是一趟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兜風，沿途的人家多塗成了灰色，有一家前面豎立着一個怪物，那是一根一人高的圓柱，全身污黑，頭上插着些枯了的樹枝，我疑是避邪的，有關民俗的。

東西。然而同車的 Y 君畢竟比我聰明。

——那個 Gasolin-pump。你看。他這樣對我說。

原來那紅色的汽油吸筒爲避免敵人的視線也變成了那樣的一種奇怪的「它怖」(bu)了。

終竟到了向華所駐紮的地方。

二

向華是張發奎的號。他是我們北伐時代的老朋友。他現在是在浦東指揮着滬浙區的前線的軍事的。我從日本回國不久的時候。他曾由嘉興來看過我一次。並約我去遊南湖。眺那兒的烟雨樓。因爲他的「蘇浙邊區綏靖公署」是設在南湖邊上的。

十二號的清晨。是虹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我也曾如約去訪問過他一次。和他兩人坐着摩托小艇在南湖裏遊了半天。在烟雨樓頭也喝了一會茶。據說。嘉興頗有點像意大利的維尼司。只是骯髒得一點。

就在那一天。日本有十三隻兵艦開往杭州。又折回上海。有兩隻飛機飛到嘉興上空偵察。這是我們在吃中飯時所得到報告。

向華會對我說。南方的戰事早遲是會發動的。發動了便立刻打汽車來迎接。

我在嘉興只住了半天。當晚乘夜車到杭州去看了我的妹子。第二天一早便趕回了上海。但誰也沒有想到火車開到西站便已不能進了。北站已經戒嚴。往站去迎接的我的。人都撲了一個空。

在飛機炸彈下的生活居然過了十天。今天二十四號。向華打發來接我的汽車果然也就來了。

三

十日不見。多少有點脾肉之嘆的向華似乎更加煥發了。他很慷慨地和慰勞諸人握手言歡。我也側聞了他的英論。

據他說。日本兵真是怕死。單在蘇浙區內所打下的日本飛機便有十五架。飛機師凡是遭了生擒的。見了我們立即便叩頭請饒命。說願意投降做中國人。飛機師身上都穿得有所謂「千人針」的衣裳。

這「千人針」的縫紉是我所會目睹過的。日本人每遇有戰事。便有好些婦女拿着布匹和針線巡行街頭。請求過路的人每人縫上一針。這密密地縫就了的布便送到軍部去。作為前敵將

士的避彈的衣裳。那東西真正能夠避彈嗎。我恐怕是有點出於迷信的。

向華又說。日本兵是眞怕死。凡是在浦東上岸的兵。一遇着我們追擊便四處逃跑。你東打。他西逃。你西打。他東逃。結果是逃得快一點的都逃回軍艦去了。現在浦東岸上已經沒有一個敵兵。慰問隊的人有的問向華究竟需要什麼東西。凡是有什麼需要都請告訴他們。他們便立即備來。

向華說。我需要日本兵拿來給我打。請你們多多給我備來。

這說辭真是機敏。說得大家都發出大笑。

向華最得意的是他所指揮的炮隊。炮火真是準確。凡是浦東沿岸的日本人的碼頭堆棧全部打得一個精光。我現在由東至西的把那重要的名稱揭在下邊吧。

三井煤炭下碼頭。

日郵船碼頭。

川崎船渠。

岩崎用地。

上海製紙公司。

日華紗廠。

大倉碼頭。

日清碼頭。

三菱公司碼頭。

這些都是日本人的重要產業地。據說單是三井煤炭碼頭的煤炭已經就有萬萬元以上的價值。日本海軍多是從那兒取煤用的。前幾天晚上我們由外灘遙望浦東。見四處都起着猛烈的大火。大有「火燒連營八百里」的形勢的。更是這些地方的堆棧的火葬了。

三四十年的經營一旦化為灰燼。日本的資本家中據聞有因此而自殺的。但是這種怪得誰呢。縱容軍人。使他們跋扈飛揚橫暴無恥的。不正是日本資本家嗎。自己養的猛犬發了狂。回頭被他咬了一口。這正是作孽自受。

向華很得意。他說。雖然敵人不夠。他殺。但有敵人的產業夠他的炮轟。他是死而無憾的。好個可愛的向華。

慰勞隊的人先走了一步。有幾位是回上海。有幾位是往杭州。

我們走得稍微遲一點。向華有意思留我在他那兒多住一下。他說。有一家很宏大的西式房

子可以供我住。設備一切都完全。洗澡間不用說是有的。

向華知道我喜歡洗澡。他特別提到洗澡間上來。是的。假如有人要處我以死刑。在行刑之前更允許我說出我最後的希望時。我一定要這樣請求。說請爲我打一盆清潔的水。讓我入浴一次。然後把我處死。

聞着別人的汗臭實在比聞着綠氣還要難受。

浦東據說。敵人是沒有胆量上岸的。揚子江港口自徐家路鎮至白龍港的一帶。水深。船易靠岸。敵人屢次在炮火的掩護之下企圖登陸。但都被我們擊退了。

想到上海還有許多事情該做。還有許多朋友不好別離。浦東雖然值得留戀。向華待我雖然有特別的厚意。但我依然登上了歸路。

在臨別時向華懇切地對我說。你隨時來。我都是歡迎的。這兒可惜沒戰可打。只是消息要比較靈通一點。

他這句親切的話却給與了我樂於成爲炮灰的勇氣。

路上依然有悠閑的農人。水車棚裏依然有水牛拉着車。滿孕着清風的汽車又把我拉回了飛機與槍炮在空中奏着音樂的上海。（救亡日報）——郭沫若——

羅店喋血殲敵記

二十八日晚。我駐羅店之××師。××師暨原有×××師部隊。奉命進攻羅店鎮頑敵。是役激戰達十餘小時。爲二十五日羅店被侵以來。克敵之最雄壯一幕。總計××師××團×分之×將士。爲國犧牲。××師調後方休息。而由××軍。××師另一部隊接防衝擊。迄二十九日清晨天明後。始將敵在徐涇之防禦工程。摧毀一半。記者茲總記該役經過如左。

二十五日。我羅店鎮被敵以一師團人。分東。北。中三路來犯後。我軍以數團守軍抗戰。不獲結果。乃暫退據安全地帶。於二十六日以後。陸續反攻進擊。於二十八日晨九時起。向敵陣猛烈攻進。計北路由××師担任。南路由××師××團担任。另由××××××××諸團援應前進。一時情勢緊張。敵以大炮反攻。我軍神速開展後。即逐漸向敵陣威家木橋。楊家橋。陳家行一帶邁進。在五小時搏鬥下。敵已漸呈不支狀態。是時敵方進退失據。前有大軍。後無援應。乃在徐涇口構高防禦。將××團對峙形勢。漸形放棄。我軍北路乃更逼近陳家行。忽敵方變計。以全力傾注與北路××師我軍反守爲攻衝來。南路我軍以爲敵方已死傷。於是奮勇趕上。迨及到達敵陣。敵驟以重砲

還擊。我××團一部先頭部隊在砲火下開始爲國犧牲。前仆後繼。而北路我軍亦被敵以重砲衝鋒。而臨於苦戰。時正下午二時左右。敵此時又回向南路。向××團。××團等守防陣地猛攻。一時南路亦告緊張。西路××師。乃奮力抵抗。總司令部下令在原陣地守三小時後。援軍當可開到。當時我××團等壯烈守禦。不稍後退。激戰又三小時。天氣漸黑。東北角烏雲四起。驟下秋雨。雨勢甚大。從瀏河口以迄大場一帶。均有陣雨。我軍得天獨厚。紛紛反攻。而援軍亦相繼到達矣。於是××師××師××師諸師門士與新增×一部份生力軍交替調防。援軍到達後。立即加以總攻。至晚九時許。炮聲漸稀。從九時起。我軍再加總攻擊。時我軍仍在陳家行西。距威家橋木杓鎮遙十里處前進。徐涇河身廣闊。頗難越前而進。十一時半。敵方在黑夜中用鋼炮沿徐涇橋等處偷襲。我軍立即衝擊。敵毫無進展。彼等圖侵部隊指揮者。知進犯無益。於是亦改取守勢。四處散伏田陌間。現值新秋早稻放穗。色漸黃。棉花正結實。花現白色。致我軍進攻時。頗難辨識。及二十九日清晨二時。我軍洞悉敵陣佈置後。用小鋼砲衝刺。敵方招架不及。死傷逾千屍首遍地。紛紛潰退。至蘊藻浜後路小河中。激戰至二十九日清晨。方告一段落。計該役於二十八日晨九時至二十九日晨八時。困鬪二十四小時。敵方初採守勢。於午後二時至五時又採攻勢。五時後至九時又採守勢。九時後至十一時仍守。十一時半至二時突又反攻。我軍於二時至八時完全猛攻。一晝夜之間。我攻敵守。敵攻

我守者。達數十回合。不分最後勝負。我傷亡者亦夥。誠爲瀝戰以來。規模最大最壯者也。

此外有須附帶報告者。卽前線救傷工作。亟待充實。此次羅店之役。顯感不足。我忠勇健兒爲國家生存而流血。尤宜使得及時醫治。俾得再爲國效命。甚望紅會及其他各機關之加以注意也。

（華美晚報）——記者——

一個回憶

這幾天，偶然經過關北某路某會館。不由地憶起一二八時翁將軍的神情。翁將軍會在那裏設立過旅司令部。一二八距今雖已經過了五年七月。然而情景若昨。敵機還在頭上轉。大炮仍在前面響。只是翁將軍不在那裏罷了。

翁將軍初次給我的印象就在那裏。那天大概是一二八戰事開始後的第三天吧。我很早就去訪問。翁將軍手下的一個未成年的小勤務兵。天真爛漫地導我到會客室。一會兒翁將軍從前線騎馬歸來。一手抹着額上的汗珠。一手和我握手。

幾天以後。翁將軍的旅部又移往吳淞了。記得我們曾在距江邊不遠的一間矮屋裏見過翁將軍。他還是笑迷迷的接見我們。從那裏可以瞭見海口縷縷的黑烟。在黑烟裏。不時震起巨大的聲響。翁將軍對我們默然相契似地。沒有說什麼。

傍晚。途經楊行。又去訪問孫元良和宋希濂二將軍。他們兩位青年軍人。這時正排坐在門外的木條橙上聊天。兩匹高駿的馬。拴在小河邊的樹幹上。我們問起昨夜的戰況。孫宋二氏也都笑迷迷地不說什麼。他們認為敵艦發炮已成爲日常的功課。似乎沒有談論的價值。

在他們沉着之下。一二八時的吳淞。始終是平穩的固守着。雖然獅子林的炮台早已給敵機炸得精光。而翁將軍等在矮屋裏指揮。和野村在雄偉的旗艦上指揮。其威力還是相等。假如吳淞要塞有着近代化的工事和設備。則上海的一二八。也許不會輕易釀成吧。

一二八前的吳淞要塞。有巨炮三十六尊。中間最大的三尊。形狀非常雄偉。然而可能燃發與否。誰也沒有把握。而且這些炮位都是暴露在外。目標既很顯明。空炸自易奏效。這樣的要塞。實際早已給時代淘汰了。鄧振銓和他的部屬。在當時是否盡職。又是一個問題。這裏且不談了。

現在吳淞又呈現着緊張的狀態。獅子林。蘊藻浜。張華浜方面擊退敵軍的情況怎樣。誰也表着着關心。宋希濂將軍上前去了。這時海岸的防線已如鐵一般的鞏固。敵人在閘北滬東既已步步感受威脅。則轉而窺淞。乃是當然的結果。

全面戰爭的序幕揭開了。海岸沿線的地域。隨時在準備着應戰。以翁譚諸氏守吳淞的戰績看來。我們的海岸線雖長。敵人的海軍雖強。實亦毫無足懼。再以一二八時曹家橋的戰績看來。敵軍雖已渡過蘊藻浜。踏上吳淞的土地。仍不免遭受慘敗。

敵軍進窺吳淞不得。不久必將策動第三步計劃。上海戰局。已進入另一階段了。（新聞報）

黑夜到前方

上海戰事重心。從閘北滬東移轉到吳淞羅店瀏河以後。嚴重的局勢。已進入到第二個階段。雖然敵方有近代機械配備的久留米師團。有橫行東南海岸的第二第三艦隊。照這幾天的情勢看來。敵方第二步企圖。已顯然無發展之可能。在這江防方面。戰局的推移。幾乎關涉到每個人的呼吸。我們更忍不住熱血的沸騰。於是趁着黑夜。趕到羅店去。

我們的車輛。在黑夜的××大道上馳驟。宛如洪濤駭浪中失去了羅盤針的孤舟。前行的一位青年服務團員。很熱心的對我們說。『過橋當心着。那邊有××××留心着。路的高低也須留心着。』這樣一顛一顛小心翼翼地前進。前行的車輛戛然停止。那青年服務團員向後高聲警告着。『速停。息燈。前面炮火正烈。』於是我們屏息靜候。賞觀這可怖的夜景。

也許不遠吧。那一堆一堆的烈火濃烟。到處亂散着。不時有閃爍的電光。轟隆的怪聲。前面延長一片的火光。似乎就在××××一帶。這時天空充滿着烏雲。星光也異常暗淡。吹來陣陣的風。帶着硝烟焦木的氣味。田畔尚有幽閉的蟲聲。點點的螢火。這是何種境地。我們相互懷疑着。

第××師的××順道過此。權充我們的嚮導。我們遂得很順利的脫離了那危險的交角。轉入××的大道。他談論到羅店的戰況。頓然懷着緊張的神情。據說：「昨日（三十日）上午的巷戰。肉搏十餘次。羅店鎮得而復失者六七次。梗浦河中。屍骸滿積。河水爲赤。雖以久留米師團之精銳。我們卒將敵軍逐過河東。當時總指揮××也親赴前敵。士氣爲之大振。」

過××。四郊聞得噶噶之聲。涼風撲面吹來。流螢交織成銀線。這裏的空氣。恍如沉寂。又若緊張。我們憑着車窗。呆呆的外望。看各個壯士們的沉毅果敢的神情。他們爲着民族。爲着國家。冒着炮火。趕赴前敵。

我們不知何時到了××。這裏祇是一片瓦礫場。穿過了牌坊。到小路中摸索。上大路去奔馳。路旁倒毀了的汽車。深深地陷入浜中。這裏前進。須懷相當的戒心。不多時。××也過去了。前方的烽烟正烈。××下車指示着說：「那邊正是抗敵的火線。聽。前方的砲聲。那是我們發過去的。」這時。鎗聲斷續。似乎前方還只是步槍戰。

我們隨着××踏着瓦礫堆。灣灣曲曲的到××師××團×連連部。王連長在匆忙中陳述當天的戰況。他說：「羅店鎮東的河。敵軍憑着頑抗。我們××師××團。壓迫敵軍過河。敵軍逃却時。慌忙把許多防毒面具和背包。遺棄在途上。」

王連長說：「今天從這裏到前線的路，是貫通的了。×××往西的一段公路，已沒有敵跡。如果你們高興的話，儘可以從這裏往×××去看看。」我們從連部出來，見幾個士兵正在野地裏就餐。但缺少蔬菜。一個士兵操着湖北話說：「那是不在乎的。今天上午，前方還很緊張。我們足有一個整天未得粒食。」看他們的神情，似乎已恢復了疲勞。

前方的砲聲愈密了。我們就辭別了他們。歸途遇見大隊難民。一老翁抱一幼孩，坐於地上。一手拭淚。一手摸着孩面。老翁言：「適從××逃來。今日因屋宇被炸，媳婦慘斃。兒子流亡在外。」我們聽得不忍聽了。循着原路歸來。已是在深宵時分了。

（新聞報）——青蒼——

羅店戰場憑吊

×日。記者到達羅店那一瞬間。要算最近一週間前線最平靜無事的一瞬間。羅店方面的敵人。已經我軍幾次痛擊。退到長江邊威家橋月橋那一帶去待援。而我軍以激烈決戰之餘。陣亡的受傷的正待救護隊去料理。在火一般猛烈的光下。暫時平靜下來。

當記者動身的時候。上海市場上正流布許多傳言傳疑的謠言。記者從某方面知道羅店前線。我軍佔絕對優勢。決計到羅店去冒一次險。讓造謠的可以閉着他們的嘴巴。一路車不停輪。走了許多大路。灣了許多小路。嚶嚶的蒼蠅伴着我前進。蒼蠅之多。使我想起甲子的內戰。那回戰場也在黃渡。嘉定。瀏河。寶山之間。瘡痍蔽野。蒼蠅特多。現在戰場依舊。而戰士流血之意義不同。蒼蠅之嚶嚶。蓋亦贊嘆國殤。致無上敬意者。

血染的戰場。畫家的彩筆繪不盡那濃馥的色彩。音樂家的符鍵彈不起那悲壯的嘶喊。死硬的文字。算了罷。寫不出那以生命結成陣線的振撼力。我只想我應該跪在戰壕邊上。吻遍每個戰士的脚。表示我心頭的感激。遠遠看去。離開羅店還有二三百米之遠。救護車一輛一輛駛回來。傷

兵所奏出的呻吟曲。都是咬緊牙根所發的呻吟。只是忍耐。並非感傷。我們知道戰場近了。駕自行車的朋友停止他的車子了。他說。「不能再前進了吧。」我也本能地說。「不必再前進了。」由於那朋友的招呼。我們走近那作戰的壕溝。傷亡的戰士。這邊都可以看見。也只有嚶嚶的蒼蠅在憑弔他們。受了重傷的還留着最後喘息。不時搖動着。他們要做完他們的責任。壕溝中的戰士。熱視我們。沉默着不說什麼。他們該看見我們眼中所包涵着的感激之淚。

「敵人完了。」一個廣東口音的戰友用沉着的話對我們說。他說他於五年前在八字橋邊對些敵人送過禮物的。這回又趕上這邊來送他們下海。他說。「我以為在松潘風雪山嶺中了却殘生了。皇天保佑我。讓我們的熱血再流在東南舊戰場上。我們真是多麼幸樂呀。我們看看他。眼前浮起了那大箬帽的白影子。他指點前面那一片破牆殘壁的去處是羅店。那是敵人礮火的成績。但是我們的戰士。兀然不動守在那兒。

「傷兵。」「死屍。」「瓦礫場。」這是我們在一條曲線上所攝取的印象。我們不忍想那血染的戰場。
(大晚報)——曹聚仁——

羊腸小道的戰綫

每一次跑好了戰事消息回來。許多朋友便這樣的問我。「您看上海打仗什麼時候會打好。」我很乾脆的回覆是。「很快。一星期。二星期。或者一個月。二個月。或一年二年以後。」我們從前綫去採訪的時候。每個軍事長官。不在擔心他們自己的戰局。而在擔心我們的後方工作。時常問起我們。後方的情形怎樣了。商店開門嗎。難民多麼……這些話。粗看似乎和戰局沒有關係。實際上是手心和手背。關係的確太重要了。

這些題外的話講來牛頭不對馬嘴。讓我記些「羊腸小道的戰綫上」的情形吧。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將要傍晚的時候。我和我的伙伴。搭了車子跑到火線上去。所謂火線。也只可稱爲後方的前方。而不是真正的前方。在那裏。聽到的是槍聲。看到的是英勇的鬥士抗戰的情形。炮光槍影。閃爍着我們的附近。前方。是火線的最危險區域。敵人的炮火轟來。時時有將我們的防禦物摧殘的時候。在一剎那間。我們的軍用電話被阻斷。立即有三個技術純熟的弟兄。騎着飛也似的腳踏車輪。一個到後方去報告。一個到安全地帶去聯絡。另一位到被阻地方去看實在情形。相隔不

到五分鐘。在他們三位弟兄迅速的工作下。咱們的軍用電話。又在前後方通話了。

我的旁邊是××旅長。他看我有到奇怪這樣情形的樣子。用解釋的口吻說了這樣一段有趣的故事：「戰爭這樣東西真不能單靠前方。武器佔勝利成份十分之二。心理佔勝利成份十分之三。經濟佔十分之四。交通佔十分之一。這種聯絡工作。等於心臟之與肺腑同樣。不可或缺。如果沒有他們三位在修理奔跑。也許因為聯絡不足。而貽誤戎機哩。在上海。也許因海口近。交通便而有大量的汽車在聯絡各線的均衡。但在這裏而論（按即是離吳淞數十里的×××）便不是那樣了。你看。既沒有火車路。又沒有汽車道。在這種羊腸小道的戰線上和敵人拚命。最緊要的是自由車的來往了。這些交通兵。他們都是久於戎行的老內行呢。這些弟兄。第一要有和舉槍殺敵的同志同具出死入生的胆子。第二要有單獨行動的機智。因為他們都是小組出發的呀。第三更要熟悉戰場附近的地理情勢。第四更要有極純熟的科學頭腦。因為修理機器要自己來。修理軍用器械也要自己來呀……」

我聽過了這番話。對於這些奔馳在戰區的交通兵。更佩至敬意。「交通兵。」「交通兵。」大家肩負起抗戰的大羣努力吧。（救亡日報）——朱亞傑——

前綫歸來

一

從揚行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鐘過。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開着南窗便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熱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熱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會有過的。然而我的素來不甚健全的腸胃卻囉唆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它個飢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兩餐稀飯。身體相當委頓了下來。

回揚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了。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但又不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一下。但這樣的顧慮卻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大腦皮質上的某一部分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

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二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轉輾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敵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設着的。口令森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蟲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瀾的時候。然而夜景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爲一上一下的士兵驢馬蟻接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語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慚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鐵盔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

自己所愁着的身體。爲興奮。慚慚。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飭勵。鞭撻。鼓舞。卻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它脫離了我的身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着文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漢奸。

三

到了目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窄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爲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滬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出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織布衫的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裁。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往的媳婦。那人卻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人絹的短上衣。白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已會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裙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却還有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生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倒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無嫌猜」的境域而尚未脫掉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是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說上海市上壓根兒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床。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却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意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的經過了一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唆了。純粹的豆漿勝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錢。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要。不過我們沒有讓她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側巷插向原野裏走去。

四

水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候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煮食。但千切不要塗醬油或白達。那滋味實在是夠人領略。今年一直還沒有得到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歡喜。

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看見了

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實際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註吧。

十年不見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唆了幾天的肚子裏儘量讓我成爲一顆爆擊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轟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看××。問到×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眞眞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裏。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連炸了二十幾聲。

五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那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裏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離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匆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

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睡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拿來繙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磚頭豎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卻迸出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尚未蓄。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睡起意謙冲。庭草搖風綠。握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興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六

不一會。××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那兒去來。我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

××指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是飛機大砲。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砲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畫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出他的主張是「屢敗屢戰」。我見×××的口吻完全相同。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能夠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為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並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速開放而加以組織。如

此才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為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線的兵士及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士兵。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聯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訊於人民。並以保存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遷徙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的問題。××都一一命人紀錄了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他交了×將軍的三首詩給我。說×將軍向我致意。他已經回南京去了。

他又說。前線戰事很順利。為指揮之便。當晚已決定全部往前移動。移動的地點他雖然向我說明了。不用說在這兒是不好寫出的。

××陪着我們吃了中飯。我們。至少我自己。感受着滿腔的快意。乘着來時的汽車。又回到上海。九月十三日。（救亡日報）——郭沫若——

戰地的一夜

下午六時。天下起雨來。我深怕約好的朋友不去了。但是我還等着。不久車子來了。我急忙地拿了一件外套穿上就走。L先生在車子裏等着。同去的還有一位C先生。L先生是在×××師裏服務的。由L先生給我介紹。知道C先生也是在×××師裏做事的。我很高興。我知道跟他們二位一同去一定是便當的。L先生說：「不相信你在這樣的下雨天還會去。」「這算得了什麼。比起你們來。我真慚愧。如果爲了下雨就不去。未免太無用了。」

爲着落雨。這晚上飛機很少。平靜極了。我們是由××橋去的。沿途的街道都熄了燈。這時的雨漸漸地小起來。我們的車夫是個小夥子。十九歲左右。他對於路的方向還不大熟習。幸而是碰着陰天落雨。他就大胆的開起燈來。途中的步哨是接連的碰到。還看到許多防禦的設備。當步哨向我們問口令時。總特別關照我們的車夫不要開燈。有些地段是非開燈不可。因爲公路旁邊常有卡車停在那裏。被焚燒過的翻倒在路旁的。車也不少。到××一帶時在路上常有三三兩兩的士兵們密接的走着。偶而的聞到一種嗅味。當時L先生告訴我說：「前面有一個××牛奶棚。前

兩天被日本飛機轟炸掉了。死啦一百多條牛，也沒有人去管。至今一定爛了。」說日本鬼子野蠻可真不錯。對於牛他們也殘害。這種行為真是可恥。」我氣憤地說。

九點多鐘我們到了目的地。大家下了車子，走進一間廟宇似的房子裏。黑黑地沒有燈。他們見着L先生和C先生很謹慎的跑到他們二位先生的跟前，仔細地看了一下。過後他們才很親切的說「××長你來啦。」又一個勤務兵說「你來了。路上碰見什麼。」「沒有什麼。」L先生答着話。一面就領我到裏面去。勤務兵在前面拿着手電筒引着路。走進一個小房間裏。裏面點着一支洋燭放在一個小小的桌子上。桌子的兩旁有兩條長橙子。另一角全擺着人家送來的慰勞品。我看了那些東西不覺又難為情。因為我什麼也沒有帶。

L先生要到別處去有事。他要求我就坐在那裏等他們。他們走時給我介紹一位P先生。P先生是在前線的後方做××團長的。他的年紀約四十歲光景。但他的軀體是很強壯的。一副方圓的臉。和藹可親的態度。他急忙的找地方要我坐下。給我倒水喫。

他說「你來的時候真好。今天下雨飛機沒有出來。不然每天這時候日本飛機就要出來了。白天有時更厲害。我們就得待在這裏不出去。有時偷偷地的看他們。他們的飛機常在我們屋頂上盤旋着。飛得低極了。我們連飛機師都看得清楚。今天早晨他們還在我們附近投下一個炸彈

呢。幸而它沒炸。」「今晚上會有激戰嗎。」我好奇地問他。「晚上日本鬼子是不敢動的。最討厭就是漢奸。我們的交通、電話線常常被他們妨礙。從前我們拿到一個漢奸時總不肯隨便就弄死。大半數都送到後方去。現在可不了。抓到就斃了。」「不久以前據說日本兵裏發現有女尸。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有。據說這次日本的軍隊裏有許多個女兵。不知現在還有多少。」他又說。「這次的戰爭叫我興奮。我們士兵的精神太好了。火線上的戰士們常常一打就是廿四個鐘頭。沒有一個肯下來換班的。他們有時連飯都沒法吃。前兩天我們這兒有一×人跟敵人衝鋒肉搏時一×人死得只剩下七八個。但是他們還不肯下來換班。反而打得更起勁。弟兄們常說『幾年來我們受鬼子的氣真叫人太難耐了。這次總算有了殺敵的機會。怎麼肯放鬆呢。只要我們沒有死。我們總得給東洋鬼子打回老家去。』聽這些話。我興奮到說不出話來。『有了這樣不怕死的戰士。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了。』」那當然。」他帶笑回答我。

屋外的雨越下越大。看看時錶已經十二點了。那兩位先生還沒回來。據說他倆去會××師長了。外面一點槍聲炮聲都沒有。只是聽見滴滴濛濛的雨聲。我怕他們太辛苦了。我說「打攪你們太久了。趁今晚好休息的時候。給我這麼一來使得你們不能安息了。我到外面汽車裏坐吧。」「那怎麼可以。坐在這裏沒有關係。」他說着。到外面去擎了一條毛毯。把毯子鋪在長橙子上。

再拿了兩打毛巾捲成一捲。做了一個小枕頭放在橙子上。他要我睡覺。實在不好意思。他們都跑到別的房間去。給我的房門關好。我感激他們的好意。我就躺了一會。實在也有點疲倦了。

不久，L先生與C先生都回來了。L先生說「去看看我們的戰壕吧。」

戰壕高有×呎左右。別人進去都得屈着身。惟有我可以直直的站着。長有七八呎。闊約有五呎。戰壕中放着一個小長書桌。兩條板櫈。還有其他的東西。據L先生說「這戰壕是預備我們辦公事的。文件等物都放在這裏。比較安全一點。像這樣的戰壕附近多得。」

三時左右。我們就要起身回上海。我實在不想回來。我還要求他們帶我們到最前線上去。可是他們都不肯。他們說「萬一發生不幸的事。我們怎麼負得起這個責任。」「這有什麼責任呢。我們的性命算得了什麼。和你們比。我們太沒用了。我希望有一天。也能跟你們一樣的武裝起來。在最前線作戰。」

我這話逗得大家笑了。這笑聲是如何的爽朗與豪放啊。

(救亡日報)——黎明健——

羅店爭奪戰

八一三滬戰爆發之後。我們忠勇的戰士。後發先制。把虹口楊樹浦一帶敵人堅固的巢穴。緊緊的包圍着。血戰旬日。使敵人幾乎透不過氣來。敵人速戰速決的迷夢。完全給我們粉碎了。於是敵人便變換他們的戰略。企圖在長江下游各口岸登陸。把戰線延長。牽制我們在江灣和閘北的兵力。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大批敵艦。集泊在川沙口和獅子林一帶。施放烟幕。強迫登岸。我們雖已在江邊配備了相當的兵力。但是血肉之軀。擋不住敵人猛烈的炮火。於是大量敵軍。配備着新式鋒利的武器。由江邊向前衝進。我們守軍。雖忘却一切艱困。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和敵人死拚。終因衆寡懸殊。翌午。被敵軍衝進寶山獅子林月浦等處。而到達羅店。如果這時我們的援軍不能立刻趕到。不能把敵人堵截住。不能把敵人打回去。那末淞滬的戰事。便立刻要受到極大的影響。所以羅店的爭奪戰。實在是淞滬戰事的重要關鍵。

素以用兵神速著名的總司令××將軍。在敵軍向羅店衝進的時候。立刻下令調集彭夏兩師。向羅店轉進。李師向嘉定方面急進。彭師的先頭部隊。很神速的在當天晚上。趕到羅店。和敵人

發生猛烈的遭遇戰。敵人雖以重兵用了最新式的武器，發揮猛烈的火力，威脅我們。但是我們的戰士沒有一個不在緊密的槍林彈雨之中，勇敢地挺進，衝入敵人的陣地。前仆後繼地和敵人肉搏血戰。經過了差不多七八小時的鏖戰。終於把敵人的銳氣煞住，而給以重大的創傷。在敵人工兵上尉的屍體上搜出的一幅地圖和日記。我們知道這次敵人首先登陸的部隊是陸軍第四十三第四十七兩個聯隊。和工兵第十一聯隊。這三個聯隊便是敵軍號稱最精銳的久留米師團的部隊。

二十四日。李夏兩師趕到羅店。我軍兵力益為雄厚了。便向敵人忘命的打過去。羅店附近的敵軍給我們完全肅清了。除由李師擔任羅店到瀏河一線的防務之外。彭夏兩師又向西北挺進。敵人在羅店經過我軍這樣嚴重的打擊。兼以立足未穩。再不能擋阻我們的主力。所以我軍便乘勝追擊。收復了寶山獅子林月浦等處。

當然。敵人企圖奪取羅店來控制太倉嘉定。威脅我們閩北江灣線的野心。決不因此而止。所以在二十五日的拂曉。敵人的後援部隊。又在石洞小川沙等處登岸了。由大批飛機和軍艦掩護之下。再向羅店方面衝進。這時我們在羅店的工事。還沒有建築得十分鞏固。彭夏兩師的隊部。又向西北方面挺進。李師因為防線較長。在羅店的兵力也不算雄厚。同時羅店鎮被敵人飛機炸彈

和兵艦炮彈像撒豆般的密集轟炸。所有的民房差不多炸毀完了，尚未鞏固的陣地也多被破壞。我們的守備隊大部被迫退去，僅留一營的兵力。在這無險可憑的羅店鎮上苦守。直到晚上八時左右，李師在瀏河方面的部隊急忙的調回一團兵力。由旅長蔡炳炎副旅長李維藩親自率領。立刻全集羅店附近原有的駐軍。乘着黑夜裏衝進羅店鎮。敵人雖有銳利的武器。總擋不住我們戰士忠勇的熱血。尤其蔡旅長李副旅長親臨陣地。身先士卒地浴血抗戰。結果又把敵人打退了。可是我們的忠勇的旅長和副旅長。在這一役裏爲國捐軀了。這種壯烈的犧牲。多麼可歌可泣呢。

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們第二次的部署。就是向川沙鎮進攻。還是由彭夏兩師擔任了這一個使命。一口氣把那邊的敵軍驅逐到江邊。而完全殲滅。但是因爲軍艦上的炮火太密。我們的部隊不能在江邊紮駐。敵人再以新部隊登陸。向羅店作第三次的進攻。從二十八日上午八時左右起。一直到下午三時左右止。飛機和大炮的轟炸。簡直沒有一分鐘停止。飛沙走塵。籠罩了羅店全鎮。僅剩的房屋和陣地。受了最後的洗禮。我們忠勇的戰士還是苦守着。使敵人不敢輕易衝進。一直到了薄暮。敵人更以密集機關鎗和小鋼炮以及坦克車攻進我們陣地。我們的守軍經過了相當時間的抵抗和壯烈的犧牲之後。在敵人的火力嚴重威脅之下。不得不退出了羅店。這時我霍師剛從××方面開到嘉定。便奉令立即開赴前方增援。每一個兵士都興高彩烈的踏上保衛

國土的神聖征途。轟轟烈烈的衝進火線。同時彭師的主力也奉令向西轉進。協同霍師向羅店立即開始第三次的反攻。經過五小時的血戰。衝鋒陷陣不下十餘次。彭師由東南向西北。在夜色蒼茫中奮勇奪回了羅店鎮的南半部。霍師也由西向東夾擊。敵人在那方面已佈置了二道鐵絲網。攔阻我軍前進。我軍奮不顧身。接連破壞了敵人的鐵絲網。衝入羅店以北的長橋。那裏有敵人清耳司令部。四週有更嚴密的防禦工事。也被我們破壞。直衝到司令部裏邊。敵人的一个指揮官。被我們擊斃。還俘虜了幾十個敵人。殺死的敵人更是無算。奪獲敵方小鋼炮一門。輕重機關鎗八架。手鎗。圖囊。望遠鏡。乘馬及腳踏車等各一。文件很多。可是我們也遭遇了相當的犧牲。

這一次的搏鬥。因為彭霍兩師受通信的障礙。以致雙方不能相互策應。同時霍師在深夜裏為河流所阻。所以沒有能竟全功。到二十九日以後。便在羅店鎮各佔半部的形勢之下。往復爭奪。日夜不停的演續下去。有一度被我軍把羅店鎮三面包圍了起來。我們應該可以把敵人完全殲滅。後以右翼陣地變動了些。不得不把包圍着的東邊的陣地。向後撤退數百公尺。從這一次羅店的爭奪戰。使敵人充分地認識了我軍的作戰精神。不敢蠢動。這樣的局勢。直爭持到現在。兩軍還是在羅店一隅對峙着。

最近旬日來。敵我在羅店鎮的爭奪戰。敵方是用了全力進攻的。除了大量的飛機和重炮轟

炸威脅外。步兵的數量也極雄厚。我們所發現的敵方番號。有二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七。四個聯隊。總計登陸的敵人。至少在一個師團以上。他們在海陸空軍的立體進攻之下。原想一舉而把我們擊退。可是我軍充分發揮了應戰的精神。突擊的戰術。旺盛的士氣。忠勇的熱血。這些力量的結晶。比鐵還要堅強。敵人的企圖。給我們粉碎了。敵人給我們箝制在一隅。已經知道要想衝進我們的陣地。是一件艱困的工作。

（新聞報）——王晉琦——

血戰東林寺

在羅店的西南，離不了三四里地的光景，有一個地形較高，東南北三面環水的東林寺。當時是我們比較最突出的一點陣地。在那裏，守可以瞰視敵人的行動，攻可以截斷敵人的後背，所以敵人侵佔了羅店之後，最不放心的便是東林寺。

從九月二十七日開始，敵人不斷的以小部隊行使威力的探索。我們駐守在那裏的一連士兵，把敵人每一次的進犯，都擊退了。到了二十九日的拂曉，敵人出動了大量的兵力，向着東林寺猛烈進犯。一方面是敵人的火力非常猛烈，一方面是敵我的數量衆寡懸殊。我們的陣地，先後被敵人突破了。我們的守兵，一個個掛了彩，甚至一個個倒斃了。可是僅存的幾十個戰士，還留着最後的一滴血。最後的一顆子彈，死守着和敵人拚。

這樣苦持到快要中午的時候，我們的援軍到了。於是死守着的士兵，做了敢死隊，增援的二連士兵，從左右夾擊，敵人終究不能支持。當天傍晚，敵人完全給我們擊退。

三十日那天，敵人以大小各種炮，施展着面積射擊，把這邊的房屋，都毀壞了。接着步兵衝了

過來。雙方的部隊。一步一步的接近。敵人更用密集的機關槍。自動步槍。和小鋼炮。緊對着我們部隊轟擊。我們爲避免過大的犧牲。便向兩旁移動。在這斷垣殘壁的枯廟裏。祇留着一班士兵苦守。架着幾挺輕機關槍等候敵人。

敵人已是一步一步的迫近了這枯廟。我們最後留剩下的忠勇士兵。想搖動機關槍。同敵人拼完了了事。但是在這千鈞一髮的時際。機關槍發生了障礙。大概是爲了射擊過多的原因吧。但是大家仍然很沉着。一些也不着慌。胡玉林班長。囑咐了他的生死相隨的弟兄。大家帶足了手榴彈。一聲喊殺。從這斷垣殘壁裏。跳了出去。猛烈的向着敵人投去。他自己更英勇地迎上前去。一連投了十餘枚手榴彈。敵人猝不及防。炸死的炸死。炸傷的炸傷。其餘的見勢不佳。都狼狽地向後逃去。這時我們的大隊。便又結合起來。向敵進擊。敵人急忙回身迎戰。就在田野裏急忙的築着工事。和我對峙。

敵人雖是迭次敗挫。可是奪取東林寺的野心。決不停止。十月一日。敵又用小部隊衝過來。接連幾次。都給打了回去。翌日拂曉。敵人的炮又開始轟擊。掩護了敢死隊。蜂擁的衝來。後邊又跟進大隊人馬。我們的部隊。全數出動。向敵人迎擊。經過幾小時的衝鋒肉搏。雙方的死傷。都是很重。

突然間敵人富田義信中尉。率領了幾個敵兵。從空隙裏竄進了這殘破的古廟。我們受了傷

的胡玉政排長。這時正躺在廟裏。他看見敵人進來。急舉手槍瞄準敵人就打。可是手槍又發生障礙。胡排長急中生智。在他的手旁有一把挖掘戰壕的鐵鍬。他忘却了他的創痛。一躍而起。高舉鐵鍬向敵人砍去。富田義信便做了鍬下之鬼。但是其餘的敵人。還是撲殺進來。班長徐愛山。從廟背轉了過來。看見這樣緊張的局面。便屏住了氣。不作一聲地。從一個敵人的後背。奪得了一把戰刀。揮舞着向敵人沒命的砍將過去。結果了幾個敵兵的性命。在混戰的時候。一等兵劉益刀。被敵人戳中了兩刀。他顧不了身上流着的鮮血。仍舊舉起利刀。和敵人肉搏。接連刺死了兩個敵人。這樣英勇的搏鬥。把剩下來的三兩個敵人。嚇得魂飛魄散。丟了兵器。拚命逃走。這一場肉搏。我們雖是受了極大的犧牲。但得了很多的戰利品。使敵人靜伏了幾天。不敢來進犯。

（新聞報）——王晉琦

到總司令部去

深夜。露濃。坐在飛奔着的機車上冷得有點哆嗦。車子在一條木橋旁邊突然停了下來。

「到了嗎？」我問。

「不。還有三里路哪。」

天上沒有月亮。星的光芒微弱得看不清路徑。我跟着帶路的人走下斜坡。打橋下的小徑上走過去。到一間孤單單豎立在夜空下的矮房前面。帶路的人低低地叫了一聲。「喂」便有一葉小舟從暗處搖近岸來。舟子跟帶路的嘟囔了幾句。我就跟在帶路的背後從岸上跳到船里。小舟牙牙的搖到河中心去啦。

這情景。和水泊梁山有些相彷彿。祇差一個旱地忽律朱貴向蘆葦中射一箭。

在對面上了岸。路窄得祇能走一個人。破碎的石板有一塊沒一塊的。把你碰得腳指疼痛還是造化。一個不小心。不翻倒在糞缸里染得一身臭味。也得滾在小河里弄得一身稀濕。幸虧帶路的有一根電筒。祇叫我受了幾次小小的驚悸。

看不見人影子。從暗頭里怒吼似的來這麼一句。「口令。」帶路的答了一下。我沒有看清暗頭里的人究竟站在什麼地方。就輕輕地走過去了。

是一個村落。幾間平房。里透露出昏黃的火光。帶路的就把我帶到其中的一間去。這裏面的佈置很樸素。靠壁。安放了好幾張行軍床。窗下是下棋台那麼的桌子。燃着幾根蠟燭。幾位長官面對面的坐着談着戰略上的話。打軍用電話的用着不少「啊啊」的問語。顯得有些聲嘶力竭。這便是總司令部。

投刺說明來意之後。那里的長官吩咐一位副官。

「帶這位去××處見×××。」

我見到了第××集團軍×××和×××兩位。在燭光搖曳中。談了不少關於抗戰的話。這些話有許多是不便把它記載出來的。這里只能約略的寫一些。

×××對於國際形勢認識得很清楚的。他說我們不能過份重視國聯。但也不能無視國聯。國際對我有利的形勢。我們決不能輕輕地把它放過的。

關於我第一道防線。我會這樣地問。「爲了避免敵人海軍的猛烈的砲火。我們才自動撤退到第一道防線。看情形。我們是改取守勢了。但是我們有機會進攻時。是否還進攻。再。敵人的戰略

常常是集中砲火突破我們任何一據點。如果我們萬一被突破了一個據點。是否因而牽動全線呢。」

他的回答是。「要是較大的收獲的把握。我們還是要乘機出擊的。至於敵人集中砲火突破的戰略。我們現在所築的工事並不是像以前那樣「一線」的。我們在每一據點上都是「多綫」的。敵人即使突破一線。也不足以牽動全線。

目前敵人正集中火力企圖突破劉行與關北綫。經×××這樣一說。我便釋然於懷了。
從總司令部退出來。完全改了水道啦。 (救亡日報)——莫思——

戰地歷史記

剛合上眼。就給凍醒過來。格子窗外淺灰色的光和那吱吱啞啞的鳥叫。告訴我早已越過了隔夜所定的三點鐘動身的時間。一骨碌從地板上爬起。用不着穿戴。用不着整理。因為衣服就是現成的被窩。

把二個司機的推醒。等他們檢查好機器。加好汽油。吃了那裏著名的鴨子。趕路時已七點多了。

到××時。天空還沒有在我鷹眼一樣的注意下發覺有什麼異樣。一座寶塔在城牆上露出的頭。似乎也在向四面眺望。

看不見寶塔的頂。就發現了遼遠的天空有二黑點在蠕動。當然是敵機。我們煞住了車。就躲在公路旁邊的淺溝里。飛機噲噲地從頭上飛過去。沒有投彈。我們就大着胆子起來。打算繼續前去。後面蓬蓬的幾下。黃烟直冲到半天。而我們還是把機器踏動了。騎上車子。四架敵機忽從黑雲塊里鑽出來。我們立刻關了機器。又躲到淺溝里。又聽到了轟炸聲。這一下不是單純的「蓬蓬」。先

「蝗」的一聲長吼，隔幾秒鐘才來一個大聲的「蓬」，抬起頭，黃烟又佔據另一天角。

我們向新的黃烟的一角駛去。趁飛機稍稍去遠的時候，到了黃烟那裏，高高的土堆把我們的去路截斷了。我們跳下車跑近去看，那土堆的當中是很大的洞，寬得即使會跳遠的人也跳不過去。我們看看洞旁裂了一條條的紋，都咋了舌。

「這一定是一顆二百公斤以上的炸彈。」我們大家都這樣地估計。

問題接着來啦。我們的車子怎麼能過去呢？看見另外一輛車身的機器腳踏車已經搬了過去。我們也想那樣做。自是我們一輛雙身的，儘管怎樣的抬它不起來。

敵機又來囉。而且是八架，分着兩隊前後的向我們這裏飛來。我們停下車，我滑到一條小河里。

八架飛機在頭上飛向××蓬蓬蓬……一連的七八下。

頭上沒飛機。我們的搬車工作又開始。這一回有二個老百姓幫助我們的，流了滿身大汗把它搬到洞的對面。

向前。司機的盡管開車。我顧左面天空，另一司機的留心右面天空。但那像要下雨又不下雨的天。常常到敵機很接近我們時才發覺。聽聲音吧。我們機器腳踏車的聲音是比什麼還響亮的。

到了××附近。我們發現了更多的敵機。前面的兩角有十四架。後面有七架。那裏沒有很好的隸處。我在棉花田上跑着。給絆了一交。却看到了底下一條泥縫。很窄。我用着力才把自己的身子擠進去。

從地上傳過來的轟炸聲。不止一個方向。不止一個炸彈。飛機打頭上飛過時聲音很響亮。即使去遠了。聲音還是有的。

聽到像一隻鳥拍着翅膀那樣的聲音。知道有一架敵機是離開地面很近了。隨着「撲撲撲」。是機關槍的掃射。這聲音叫人更寒心了。

我從草縫里期上看。一個地方就集結了十幾架。轟炸聲和機關槍聲沒有一刻停過。自己一離開地縫。就會給炸得粉碎。或是被打得像黃蜂窩一樣。我從來也沒有研究過昆虫。但在地縫里嵌了一個多鐘頭。我眼睛和昆虫的接近。真是跟對着細微鏡一般。連毛孔看得清清楚楚的。

敵機還沒有完全離開頭頂。司機的已不耐煩地嚷着要開車。而且很堅決地踏了發動機。我們的要去的那一方向就是敵人轟炸的地方。我們似乎是送上去轟炸。但我們爲要離開飛機轟炸的目標地。祇有冒着危險進行。

可是飛機又找到了我們。而且似乎看見我們是伏在棉花田的。四架敵機在我們頭前飛來。

機聲越來越響了。蓬。我身子在地上跳起來。是蓬。泥土濺到我手上了。我連忙縮後一步。蓬。泥土像雨一樣在我背上壓下來了。我知覺麻木了。等我清醒過來。就在我頭前。一個很大的窟窿。天哪。如果敵機投下第五彈時。或者我不退後幾步時。我早已粉身碎骨了。

但是我們祇要稍稍有一些機會。便向前駛。在敵機大轟炸下。逃出這個目標地。已費了三個鐘頭。

在真茹我看到好多個人受了傷。

回到上海。已經二點多了。我滿身是泥。褲子上二個窟窿。

但是我沒有死。我還幹一下。（救亡日報）——莫思！

戰地去來記

一

「車來了。」我們聽到了這話，非常高興。因為我們已從早晨六點鐘等到午後。你想那是多煩燥啊。現在車已經修理好。開來了。我們就可出發了。

車出發了。先駛到海關同人俱樂部載了許多麻袋。橡皮鞋。口杯。飯鍋。藥品之類的東西。是要送給前方的戰士的。由「車水馬龍」的公共租界。經過兆豐公園附近。就進入被敵人轟炸過的北新涇了。哦。一進了北新涇。就感着戰時氣氛了。沿途是一站一站的沙袋。壕溝。鐵蒺藜。還有持鎗的嚴凜的崗兵。

這是一個天朗氣清的秋天。路是寬坦的。兩旁有綠油油的草坡和菜園。我戴上鋼盔。穿上綠色的制服。站在車廂靠近車頭的地方。看着面前兩旁的景色。看着鋪滿白雲的藍天。風向我的臉部。飄飄吹來。我是感到興奮而豪爽了。

在車上。我們聽着傳來的大砲聲。炸彈聲。和機關槍的扎扎之聲……我們有人唱起聾耳的

進行曲。——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我們的車。是嚙嚙地迎着風前進。

二

車已經走過了真茹。看不到什麼居民。路上時時有兵士在往還。有的騎自行車。有的挑東西。有的荷着槍。他們都戴着月桂冠似的編着枝葉的帽子。那是用來模糊敵人飛機的目標的。

我們的車。也滿插綠葉的竹枝。在車頭兩旁。站着兩個人。他們是我們的崗兵。是汽車的兩隻觸角。看路而且看飛機。時在下午。陽光輕輕而無力。天是蔚藍又清朗。飛機來沒有很容易看見的。『哦。那邊有兩架飛機。』一個在警告着我們的車。還是往前走。但是。牠們慢慢地飛近來了。近來了。

『停車。躲開。』

大家都跳下車了。躲開了。有的蹲屋簷底下。有的伏在青草的河邊。我是也躺在草坡上的樹蔭下……

『好啦。上車吧。』

我們上車了。車又開走了。但是飛機又來了。一連有四五次。我就不得不玩着四五次的這起

伏的遊戲了。後來車夫主張折回別的路徑走。

『前次我們碰到飛機來擲炸彈。又開機關槍。同車十個人。三個人炸死了。四個人受了傷。我也受傷。真危險。』

我們救護隊的一員。一面說。一面又拿出他的右臂給我。看他有一道五六寸長的傷痕。在路旁。間或看到被炸毀了的車輛。東倒西歪。車身有的燒得紅紅的。好像落湯蝦一樣。

飛機飛來的時候。我實在並不怎麼驚慌。在那時候。好像反覺得有趣。有生命力。我憶起高爾基的「海燕」。我又憶起萊蒙托夫的「帆」。

——像在風暴間才有了安祥。

三

到了××。一個×××便顯在我們面前。許多零星的士兵。在那裏駐着。樹底下的卡車上。救護兵在替傷兵施醫包紮。……我們穿過竹林。踏過小板橋。向幾家民房那邊走去。要尋找×××。但是並沒有看到武裝同志的影蹟。却看到了一家沒有遷開的居民。一個老伯伯。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小孩子。老伯伯離開了正在煮飯的粗陋的爐灶對我們說。『××搬走了。』

當我們折回竹蔭下小橋的時候。一個騎自行車的兵士。向我們走來。他告訴我們搬在什麼

地方。我們就把車開回了。在那×××。我們扶上了二三個傷兵到車上來。車走了一會。到了那兵士所說的地方。便停下來。探問×××。並沒有人知道。有另外的兵士說這裏是×××。我們就把帶來的東西交給這××。

麻袋。橡皮鞋。飯鍋之類。拿走之後。沿途歸來。就陸陸續續救運受傷的戰士了。在途間。碰到了二位兵士扶來一位腦部受傷的兄弟。要求上我們的車。回答他的是說：「我們的車已經滿了。請你們等着後面的車吧。後面還以救護車。」他們無法扶了那眼神昏迷。口流垂沫的受傷兄弟回去。車即開走了。我有點疑問。

「怎麼不救他呢？」

「靠不住了。腦部子彈沒有出來。」

我聽了這回話。心裏很是慘戚。同時又是憤激。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身上我們又要記這一筆血賬。

歸途上。幸好沒有飛機。

但是在車上。橫陳着的受傷的戰士。因車走時免不了簸動。他們那種皺着眉頭咬着牙根的神情。我看着簡直像自己所受的苦痛一樣。在戰士們的創傷上。鮮紅的。乾澀的血汁間。最可惡的。

蒼蠅都羣集來了。我憎恨牠們還想喝我們受傷的戰士的血汁。就用竹枝要搗走了牠們。

四

紅十字的旗子。插在車頭了。

我們就要長驅走入×××回上海了。我們要將十三位受傷的民族戰士。送到××醫院。

在歸途上。兩旁綠色一片。有許多紅瓦高砌的建築。點綴其間。不知那是什麼地方。等車走過來的時候。才曉得那是××大學。××大學是沒有人住了。冷落的很。在校門前叢中開了許多黃色的花。紅色的花……我們的車停了。一位初次會面的同伴。跑了下去。我以為有什麼事。想不到他却是摘花去的。我一時也敏速地跳下車來。快步跑前去。跳過了籬笆。在我到來的時候。許多朵花都被摘光了。我只摘着兩朵紅花。

我把那兩朵花帶回來了。我想起前線衝鋒肉搏的戰士們的肉。車廂裏橫陳着的戰士的血。

我於是乎愛這壯麗的戰地紅花。

（救亡日報）——林林——

我的消息

一 引子

我每天上午十二時。替大晚報報道當日的戰訊。晚間十二時。替本報及立報報道當日下午及晚間的戰訊。同時還把右翼戰訊向中央社報道。所有消息可以說都放送出去了。有的朋友看見了我還是要問消息。好像還有許多珍貴留在我的袋中似的。我請大家相信我這回去做戰地記者的確想做點切實的工作的。我對一般人把忠實報道的態度。不僅對朋友們說實話。我是九月五日到閩北來的。第三天我就放送閩北駐軍絕對不後退的消息。這四十多天的事實已經證明了我的報道的忠實和正確。請大家相信我。我的消息都已刊在報上。別無「戰事祕辛」可以貢獻。

不過有時爲使敵人的譯報員摸不着頭腦。也在某一時間把一部分消息留攔一下。誰知一經攔留。便成明日黃花。到成爲我夾袋中的陳貨。就借社會的一角來和讀者相見。

二 蘊藻浜南岸的敵人

敵人是十月五日渡浜而南的。渡浜的確實人數，我在十月十三日的立報上才說出來。共二萬五千人。後來中央社的南京電，由某軍事當局發表談話，也說了這個數目了。到十二日敵人在壩石橋宅大敗爲止。敵死傷確在六千人左右。這一個很大的數目，這敵目真不二價。何以敵死傷這樣多呢。因爲渡浜而南，恰巧遇了大雨。敵機不能出動掩護。敵人剛在岸上建築工事，就給我軍衝上去消滅掉。這樣一批一批殲滅。敵犧牲當然很大。十二以後，天放晴了。敵坦克車在公路上活動。飛機在高空掩護。渡浜的殘敵就可以在公路兩旁白晝建築工事。所以敵第二度把重心移到葑村塘北。就可以依胡家堰黑大黃宅爲根據地。衝過葑村塘而南攻葛家牌樓一帶了。

既然敵兵衝過葑村塘而南攻葛家牌樓。爲什麼我的消息天天都是我軍勝利呢。此中關係非常微妙。每日早晨，敵機照例大量轟炸。繼之以大砲密集射擊。這一部交響曲，一直唱到午刻。下午一二時左右，敵坦克車掩護步兵隊出動了。這時我們的工事已有一部分受損。經不起敵立體衝攻。只得向後退却。到了下午五時半，我軍開始活動。猛力向前推進。敵節節失敗。仍回到葑村塘北。直到第二天早晨，敵大概要在黑大黃宅一帶壕中固守了。於是老戲重唱。這一本「三拉」好戲，已經唱了五天。還要再唱下去。我夜半替立報發稿時，正當我軍反攻得手的時候。消息自然很好了。第二天上午，又當敵拂曉退却的時候。消息也一定不錯。所以我所報道的勝利消息，都是實價。

出售。並無折扣。

現在蘊藻浜南還有近三萬敵兵。胡家壩黑大黃宅一帶還有他們的工事。但我們可以相信。他不能再拉鋸下去了。敵在最近時間。即將總退却。大家看好了。（社會日報）——曹聚仁——

戰地隨筆

一 不做俘虜的戰士

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弟兄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做防衛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創傷。津津有味地敘述着。

「他媽的日本鬼真厲害。他以為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就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並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一碗稀飯。但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碗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弟兄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真的吃了。」

「你怎樣懂他的話呢。」

旁邊一位警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咕咕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鬼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裹好了他的傷處。就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和他談天。

「衣服的顏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警官穿的還要漂亮。」

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閤閤，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了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死他拾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榴彈。一丟過去，常常一排一連的丟了槍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砲。機關槍來掩護。說到機關槍真嚇人。他們平均一排人有兩架。而且子彈很多。步槍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顏色。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槍聲就開大砲。」

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爆。很熱鬧的。」

「但是爲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砲。」

「呵。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是怎麼被俘虜過去的。」

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是漢奸。他突然伸出手槍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

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給你們穿。吃的又壞。你們爲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都有三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

我裝做聽了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弟兄們都帶了過去。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槍來和弟兄們直衝上前去。」

「呵。那麼你這只手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人很多。我們的×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俘虜過又逃回來殺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低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上陣線的將士默默地致哀。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於野戰病院

二 前方的漢奸

說出來真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在前方的漢奸。真比後方的多十倍。要厲害百倍。

他們的種類很多。有大漢奸。小漢奸之別。大漢奸是有整個組織。整個有計劃地來破壞我軍進行的小漢奸。不過在前線或者後方搗一搗亂。殺幾個徒手士兵。拿去請賞。（每殺一個我方的士兵或政治工作人員就可得伍元獎賞。）或者調查到了什麼地方駐有部隊。什麼地方是野戰病院。去報告敵軍來丟炸彈。他們的暗記號共有四種。（一）貼膏藥在身上。（二）藏火柴（不

用盒裝。零星的火柴。）（三）藏紅布或紅紙在口袋裏。（四）放手槍。

這裏離戰區雖只有三十多里。但漢奸特別活動。如果不帶槍。簡直不能行走。他們最初參加工作的時候。每人一天伍元。不管他報告的消息重要不重要。總有現錢拿。等到三天四天過去了。如果工作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表現。於是一手槍就結果了他。

在上海羅店。嘉定這一帶的漢奸。多半是江北人。他們的工作是向敵人告密。例如我軍駐紮在什麼地方。某地做有防禦工事。新開來的部隊有多少等等。最厲害的。他們把毒藥夾在麵包。紙煙大餅裏面送到前方去慰勞。如果吃了馬上就中毒。其次就是假裝很貧苦可憐的老百姓。替你挑担做事。夾在隊伍裏刺探軍情。

聽說九月二十一日敵機轟炸我陣地。是中漢奸用一面鏡子照反光惹出來的。如果是白天敵機來了。他就燒火。煙從屋頂上冒出。這就是他們的標記。表明這裏駐紮有部隊或傷兵。晚上就用手電照出目標給敵人轟炸。

今天在我們房子的附近丟下了五個炸彈。敵機共來過十多次。一定又有漢奸去報告了。不然我們住在這小小的茅屋裏他怎麼知道呢。

目前我們在前方的工作。是一面抗日。一面剿除漢奸。常常一捉就是七八個。真是多如過江

之鯽。自然。這些甘心。賣國狼心狗肺的王人們。到了我們手裏。再也不要希望生還。一槍就結果了他的狗命。

在後方的羣衆們。希望你們加緊消滅漢奸的工作。每一個羣衆都要認清漢奸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首先消滅他。我們的民族革命就不能得着勝利。

三 偉大的戰士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警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

「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

我淒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沉痛和悲哀。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看吧。」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士的遺體。我會難過了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

究竟詠芬比我還勇敢。她把被絮掀開來。一個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

珠幾乎要流下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兩針。因為肝臟被大砲打穿了。不能救。」

唐醫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他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

但脈搏已經停步。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團迫擊砲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

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現在改爲迫擊砲連。他還是少校連長。」

對着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致哀。然後轉過身來看另一位排長。

「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

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表示着恨。日本強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

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爲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嗎。』我悽咽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三天三夜伏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爲五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都不閉眼睛。』

『你看他多麼恨日本鬼。牙齒咬得緊緊的。』

『還有他的一雙脚。真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我一句你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心，左手帶花的士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警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默默地走出了病房。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脚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救亡日報）——冰瑩——